

廖沫沙近作选

(1982——1984)

廖沫沙



山西人民出版社

廖沫沙近作选

(1982——1984)

廖沫沙



山西人民出版社

廖沫沙近作选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 字数: 85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6,600册

书号: 10088·913 定价: 0.75元



作者近影

目 录

作人和作猴	(1)
拍马术三例	(5)
苦中寻乐记	(10)
《龟虽寿》的联想	(18)
关于我在三十年代写的两篇杂文	(22)
一起飞上天	(32)

科学是劳动生产力

——读书备忘录	(36)
---------------	--------

大题也不妨小做

——浅谈“随笔”	(42)
----------------	--------

诙谐谈笑见纯真

——怀念廖承志同志	(45)
-----------------	--------

读《上海》有感	(50)
---------------	--------

“多少英雄硬骨头”

——回忆饶彰风同志 (61)

青年一代要认真学习历史 (75)

亦工亦读，古已有之

——读史笔记一则 (81)

东江历险长留念 (85)

园林和古建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

教材 (107)

一个小小的建议 (113)

读书万卷与自学成才 (116)

要培养新的杂文作家 (119)

给一位诗歌爱好者的复信 (121)

资源、资金和资料 (124)

万方同燕喜

——谈元宵节 (127)

咏八珍汤

——谈谈我的食谱 (130)

百花齐放的时节到了 (134)

革命者的道路

——《吴晗传》序言 (137)

《余烬集》自序 (145)

《徐懋庸诗词集》序	(151)
《纸上谈兵录》后记	(156)
继往开来	
序《〈龙须沟〉的舞台艺术》	(161)
雪泥鸿爪耐人思	
——读《熊瑾玎诗草》	(166)
走历史的必由之路	
——《探索者的足迹》代序	(177)
别开生面的《小论坛》	
——为《碎玉集》序	(182)

作人和作猴

猿猴的一生能活多久？我没有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得请生物学家或动物学家来作具体回答。我在这里只能作个假定，假定它能活二十年或二十年以上，但是它即使活上这么些年月，它对自然界的作用却“只等于零”。那就是说，它虽生活了二十年，却等于一天都没有活过，猿猴的生命价值“只等于零”。市场上的流行语叫“一文不值”。

人的一生能活多久？如果算是六十岁，那么生命的三分之二应该是在正常地工作和休息；在工作的时间内使用自己的体力和脑力改造着自然界，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这当然属于人的本份、本质，是无可怀疑、无可否认的。问题在

人的生命的另一个三分之一，即“八小时以外”的时间——总算起来恰巧也是二十年，这二十年的岁月该如何过活呢？是把这二十年的生命用在有益于自己的发展、也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呢？还是象陶侃所说的：“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呢？

换句话说：我们是作人、还是作猴呢？我们决不能在“八小时以内”作人，在“八小时以外”作猿猴。

马克思曾多次说过：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以此类推，人也好，猿猴也好，“狭义的动物”也好，都是在发展着，都处在发展的过程中。人就是从猿猴进化来的，进化就是发展。

但是发展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其他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不自觉或不自知的，只有人类才从不自觉的发展进化到自觉的发展。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是人替它们创造的，

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预了创造，这也不是它们所知道和希望的。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

这样就把人类同猿猴或“狭义的动物”之间，划出一条十分清楚的分界线来了：猿猴或“狭义的动物”，只要吃饱喝足就满足了，吃喝只为了生存，至于发展或不发展，它们就听天由命了。人类呢，就不只是求生存，不满足于吃饱喝足便万事了结，他们在生存之外，还要自知自觉地自求发展，“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人的本性之一，也就是人的特点。人之所以不同于猿猴或“狭义的动物”者，首先就在这一点。

那末，怎样才能够发挥或发展人的这一特点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花些功夫着实读点书”。这个回答并不是我提出来的，而是胡耀邦同志最近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一次讲话中，对中青年干部提出来的殷切期望。

我觉得他这些殷切期望不仅适合于干部，也适合于一切的人，适合于一切有“八小时以外”

时间的人。现在我就摘引他关于读书的号召这一段，来作我这篇漫谈的结束语吧。

胡耀邦同志这段话是在他“提出希望”的第六点中：

“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每个同志都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整个而言，我们的干部知识水平低、文化程度低、专业知识差。建议大家花些功夫着实读点书：第一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学一点历史；第三，学一点语文，包括古文……；第四，学一点自然科学知识；第五，学一点国际政治；第六，多少要懂一点文艺。书本是前人积累的经验，不要轻视。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认真大量读书是不行的，也许至少需要阅读两亿字的书。”（见《人民日报》1982年8月19日）

耀邦同志提出来的要求是“至少需要阅读两亿字的书”，而且要“着实读”，即认真读，不但读完，而且要读懂、读进头脑中去消化吸收。这在一个只有“八小时以外”时间的人来说，岂不够读一辈子了吗？

一九八二年八月

拍马术三例

召开党的十二大期间，我从报纸上读到好几篇对十二大代表的访问记，得益不浅，其中特别是陆定一同志谈接班人问题的一段话，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反复思考了很久很久。

陆定一同志的那段话，据记者的记录是这样：

党成了执政党，就提出了许多新问题。

中央指出“三种人”不能进领导班子，必须做到。但是“三种人”或其他野心家，为了升官发财、篡党夺权，有许多方法，其中最妥当的一种方法就是拍马屁。林彪、江青、康生就是“殷鉴”。（一九八二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三版）

我深感这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要严防拍马

屁的“三种人”再度登台出世。但是已成过去的“三种人”容易识别，因为他们的恶迹已记录在案；而未来或将来的“三种人”，也就是将要靠拍马屁起家的野心家，人们怎样去识别呢？我看关键是在位的人必须懂得：什么言和行，就是“拍马屁”。有着什么言和行的人，就是拍马屁的“三种人”、野心家。

“拍马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听的口头语，古人有“谗佞之徒”、“谗人”或“佞人”一类名称；又有“亲贤臣、远佞人”（诸葛亮）、“恶利口之覆邦家”（孔子）等等箴言、警句；太史公司马迁在他写的《史记》中还专门立了个《佞幸列传》。

如果引用古人的这类称号或警句来比喻拍马屁或拍马屁的人，意义也相差无几的话，那么古人和古书中刻画拍马屁的人和事就多不胜数；而且被拍马屁而吃了苦头，从而认识被人拍马屁之害的人也不少。例子甚多，举不胜举，我在这里只把我近来翻看旧书报所见到的，举其三例，以明拍马之术。

一是阿谀法。也就是“巧言令色”，吹捧得人们晕头转向，受其迷惑。三十年代初的上海

《申报·自由谈》，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题名《屁颂》的故事，据说那是从一位日本作家福富织部所著的《屁书》中抄过来的。我现在转抄这个故事如下：

一文士死见冥王，王忽撒一屁，士即拱揖进词曰：“伏惟大王，高耸尊臀，洪宣宝屁，依稀丝竹之音，仿佛兰麝之气。”王大喜，命牛头卒引去别殿，赐以御宴。至中途，士顾牛头卒曰：“看汝两角弯弯，好似天边之月；双目炯炯，浑如海外之星。”卒亦喜甚，扯士衣曰：“大王御宴尚早，先在家下吃个酒头了去。”

这真是一篇描写阿谀吹捧的妙文。难怪冥王一听便昏昏然入了迷，请他大吃一顿。而且可以推想，宴后还将给那位文士升官进爵，付以重任哩！

二是逢迎法。就是随声附和，看风使舵，看上头的脸色或口风行事，顺着杆儿往上爬。在《隋唐嘉话》这本书中，有这样的一例：

太宗尝止一树下，曰：“此嘉树。”字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尝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意常疑

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头谢曰：

“南衙群官，面折廷争，陛下尝不得举手。今臣幸左右，若不少有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帝意复解。

这个“佞人”宇文士及逢迎的结果，虽碰了点小钉子，被叱为“佞人”，却因为辩护有理，毕竟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宽恕，没有加以深责。假如他碰到的是另一位喜爱逢迎谄媚的君主，那他一定将得到重赏，就此升官发财。

三是奉承法。也就是趋炎附势，锦上添花。我在《贞观政要》一书中找到一个例子：

贞观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谒路左；盛饰廨宇，修营楼雉以求媚。又潜饲羊百余口，鱼数千头，将馈贵戚。太宗知，召而数之曰：“朕巡省河洛，经历数州，凡有所须，皆资官物。卿为饲羊养鱼，雕饰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当识朕心，改旧态也。”

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发此言以戒之。

这也是唐太宗的故事。《贞观政要》是记录他在位期间嘉言懿行的书，大概都是真实的。赵元楷是隋朝的旧臣、拍马屁的老手，隋炀帝巡游

江南，沿路讲排场、摆阔气，耗费无算，就是赵元楷这类拍马屁的人给他铺张浪费，以至弄得天下大乱的。殷鉴不远，所以唐太宗一见便能识别他。唐太宗曾经向侍臣们发过这样的感慨：

“朕观前代谗佞之徒，皆国之蠹贼也。

或巧言令色，朋党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衔冤。故丛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事著于史籍，不能具道……”

唐太宗这段话，可说是把拍马屁者的危害性说透了。过去的一些野心家，难道不正是用这样的拍马术起家而害党、害国、害民的吗？

要识别是不是拍马屁也不难，就象唐太宗的一位有名的净臣魏徵所引的古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中庸》）。凡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言行，都不要去相信他；对一切人的言和行，都要用事物的实际来对照一番，看他合不合乎实际。譬如《屁颂》，说冥王放的屁竟象管弦乐一样好听，气味比兰麝还香。难道这会是合乎实际的吗？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于

大连棒槌岛

苦中寻乐记

我不是诗人，除开青少年时代读过诗也写过诗以外，生平一个长时期没有同诗打交道；三十岁以后遇到抗日战争，我的工作任务是报社的夜班编辑，适应报纸刊物的需要，我日常读的和写的当然是文而不是诗，我同诗几乎处于绝缘状态。

但是在十年动乱中，我却同所谓“打油诗”结成了不解之缘，开始时是凭记忆背诵一些旧体诗，不久之后就自己在默念中作起诗来了；无论是挨批、挨斗的时候，或是看书看报、吃饭睡觉的时候，我脑子里都在背诗和作诗，而且诗思有如泉涌，遇事我都能吟出诗来；虽是五言、七言的旧体诗，却往往不受平仄格律的拘束，而且手边没有《诗韵》，只能凭口音谐声，难免忘腔出